

怀念老师韩荣超

■张忠涛

又是繁花盛开的五月,这是个思念的季节。——韩荣超老师离开我们一周年了……

听到韩荣超老师病逝的噩耗,我第一时间赶到了老师的家。我和老师都是枣庄市市中区孟庄镇横山口村人,他既是我的老师,又是屋搭山、地连边的邻居。当看到老师安详地躺着,一时泪如泉涌,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。就在昨天,我还与老师在他家的桃园里聊天,聊家长里短,聊桃树的嫁接技术,聊老师家的那棵青檀树如何剪枝定型。老师呀!您讲得那样有板有眼,计划得那样细致周详,您永远都是那种说了就必定付诸行动的神情,怎么说走就匆忙地走了呢?

韩老师之于我,既是恩师,更是人生路上的精神向导。我从小跟着韩老师读书,又一直与韩老师为邻,五十年风雨相随,老师的人格力量 and 那股永不服输的坚强劲一直激励着我,成为我工作和学习的力量源泉和精神依靠。

记得1971年刚过了年,我家东面的空地上有七八个人在建房子,听大人说这是给一家外来户建的。经过几天的忙碌,用土坯砖垒成的三间草房竣工

了。又过了些日子,那户人家搬来了,左邻右舍都来迎接,我也好奇地跟着大人们凑热闹。在村口,我看见一对知识青年模样的年轻夫妻,运来一些家具和坛坛罐罐,还有捆扎得整整齐齐的几捆书。我的第一感觉,这一对夫妻都是令人仰慕的读书人。让我眼前一亮的是,在一捆捆唐诗宋词旁边,还放着一台蜜蜂牌缝纫机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缝纫机,对我这个山里长大的孩子而言,惊羡之情溢于言表。那对年轻夫妻就是后来成为我老师的韩荣超先生和张兴鸾女士。

韩荣超老师原籍枣庄市峰城区古邵乡,生于1945年4月26日。他与夫人张兴鸾老师,都曾是枣庄三中的高才生。高中毕业后,张老师还因成绩优秀,被计划保送山东大学读书,但因各种原因未果。他们结婚后回到老家古邵乡务农,各种机缘巧合,韩老师夫妇随他们的父母迁居我们村。

韩老师搬来不久,就发现我们村里没有小学,上学的孩子需要绕几公里的山路去山下读书。韩老师找到村里的负责人,商量要办一所小学,并主动请缨担任老师。在韩老师的倡导和

亲力亲为下,我们这个封闭落后的小山村,于1971年秋天,创建了有村史以来的第一所小学——横山口村小学。当时的校舍简易,利用生产队的牛棚,隔离出了一间教室,课桌是用土坯垒的,黑板是用墨汁在墙上染成的,课本是韩老师从上级学校借来的。这便是这所小学的全部家当。学校开班,韩老师集班主任、老师于一身,全班十四名学生,从七八岁到十二岁不等,我就是这个班的学生。至今还记得,第一节课韩老师教我们学“一加一等于二”,第二节课教我们读“aoe、iüü”。

现在回想,韩老师当时未及而立之年,正是激情如火、热血沸腾的年龄。可是,在师资紧缺、经费紧张的情况下,仅凭一己之力,把一所小学办起来,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好在,有志同道合的张兴鸾老师给予全力支持,他的抱负、志向、才华才得以施展。张兴鸾老师加入教师队伍后,夫唱妇随,珠联璧合,一个学期下来,横山口小学的教学质量,学生“德、智、体”的发展,皆如日方升。韩老师注重学习实践,他常说,课本上的知识一定与实践相结合,行是知之始,知是行之成。在韩老师带领下,我

们常常走进自然,沐浴阳光,亲近花草,结交鸟虫。我们那一拨学生,有不少后来考入大专院校的,走上工作岗位之后,韩老师学以致用的理念一直影响着我們,使我们终身受益。

由于韩老师教学有方,1978年底,被破格提拔为孟庄中学校长。作为一名民办教师,就任中学校长,既是荣誉,更是担当。走向更高的平台之后,韩老师深感责任重大,更加勤恳、求实,从点滴、细微入手,对学校进行了系列的调整细化,使教学紧跟时代步伐,适应发展。经过一年的探索、努力,孟庄中学的各项工作皆名列前茅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农村经历了一场巨大变革,实行了土地大包干。生性耿直的韩荣超返回家乡,发展起了庭院经济。韩老师曾在1973年,有一段兼任生产队长的经历。他曾发动群众搞山洪防御,挖水渠,引水入库,既排除了洪水隐患,又有了可浇灌的水源,使得村里的二百余亩良田旱涝保收。因此,抓经济作物,搞农业生产,韩老师从来都是行家里手。

这一次,韩老师放下教鞭,再次投入到农业经济大潮中。带领村民们在搞好承包地的田

间管理之余,潜心探索如何靠山吃山,如何因地制宜。很快就和村民们一道,在房前屋后、闲置地块种植苹果、葡萄等果树,让横山口摇身变成“花果山”。通过引导示范,培育出养羊、养蜂、菌种栽培、养土鳖等专业户,并逐渐形成规模。韩老师以身作则,养殖了五百余只大鹅,不断扩大生产,几年下来,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。时任市中区区长时宗堂对此十分赞赏,在韩老师家里召开全区庭院经济发展现场会,并在全区推广“韩氏经验”,一时传为佳话。此后,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,韩老师先后被选为区人大代表,区政协委员……

今天,看着老师院子里的那棵青檀树,正在顽强地昂起头颅,一副百折不挠的姿态。这不正是韩老师愿意看到的样子吗!老师临走的前一天,还念叨着怎样剪枝才使其更挺拔呢。老师门前的那片桃园,刚刚经历了一场春雨,又是一年的好收成。可惜的是,老师已看不到满园硕果了。老师,您的牵挂何止是这片桃园呢!您早已桃李满天下了,您的学生们也像那棵青檀树,都已长成您喜欢的样子,您该含笑于九泉了吧!

芝麻叶的味道

■樊玉慧

我小的时候,土地已分到户了。由于土地不集中,就只能因地制宜种庄稼。北岭南坡种花生地瓜,东河沿岸种大豆棉花;东南平原水浇地,小麦玉米收两茬;东北丘陵小地块,种上绿豆和芝麻。庄户人一年四季地忙,春种夏管秋收冬藏。夏季庄稼长的快,不是翻地瓜秧子锄草,就是玉米地里耪地灭茬,“干锄棉花湿锄麻,不干不湿锄芝麻”,好像有永远干不完的活。我娘总说:“丢下大镢摸起镰,放下锄头扛起锨”。小时的我也跟着大人去干活,,这块地里刨完麦茬,又去那块地掰棒子叶,北岭干完又下南坡。

南坡芝麻地里草长荒了,我娘领着我和大姐二姐三姐妹四个去拔草。草拔完时,也不记得谁提出来,说摘些芝麻叶回家做菜吃。我当时正拿着刚熟透的芝麻往嘴里弹芝麻粒,吧嗒着嘴巴吃得正香呢,一听说芝麻叶做菜吃,心里想着芝麻这么好吃,那芝麻叶肯定也好吃喽,就跟着去摘芝麻叶。我也分不清是老是嫩,遇手里就薅一把,高兴地举着递给我姐,我姐看了一眼说:“一边玩去,你摘的什么花花叶,净捣乱”。“哼,还嫌乎我呢,不让干正好!”我继续嗑芝麻粒吃

去。

娘几个摘了大半篮子的芝麻叶就收工了。回到家里,我娘拉风箱烧水,我二姐清洗芝麻叶,待水开后放锅里先焯水。我兴奋的跟前跟后地忙活着,就想知道芝麻叶怎样吃法。芝麻叶倒热水锅里立马变的非常绿,我二姐在热气腾腾的笼罩下拿箢篱翻个,翻过来的芝麻叶让热水煮熟后又变成黄不啦唧的颜色。我娘说:“好啦,用箢篱捞出来吧。”我二姐双手握着箢篱捞起芝麻叶,那黏稠的灰褐色的水顺着箢篱的缝隙哗哗的流了下来,那情形让我突然间觉得像生产队里下粉条时的场景。

我二姐把焯好的芝麻叶用凉水一遍遍过滤,再用双手使劲把那黏水往外挤,然后把一团团的芝麻叶用刀切均匀了放进锅里,添水后放入豆豉子和盐,开始焯芝麻叶菜豆腐。

我蹲在锅前,看着锅底下的柴火随着风箱咕咕哒哒地响,通红的火焰也带着节奏呼呼地烧得正旺,烤的脸蛋也热乎乎红扑扑的,脑子里想着芝麻叶到底是个什么味呢?

锅里的水咕噜咕噜地开了,芝麻叶菜豆腐做熟了。我努力吸着鼻子,并没闻到什么

芝麻的香味。二姐用铲子来回翻了几遍,又尝了尝菜的咸淡,然后盛搪瓷盆里端上桌开吃。我迫不及待地先尝为快,夹一筷子放进嘴里,嚼了一口,立刻呆了下来,香味无穷的期待瞬间破灭了,“哎呀,还芝麻叶,这么难吃呀!”我茫然失措地看着我娘、我姐,他们都表现出一副很好吃的样子,只好转脸问我哥:“好吃吗?二哥。”我二哥摇摇头说:“不是太好吃。”我松了一口气,总算有人跟我站一边了,对呀,就是不好吃,有点发涩带点苦头,往下咽的时候还拉嗓子,而我娘我姐她们怎么能吃得有滋有味的呢?她们用煎饼卷上一大包芝麻叶菜豆腐,大口的吃着,顺畅地咽着,还说好吃好吃。看我吃得愁眉苦脸难以下咽,我娘批评我说“饿的轻!”

俗话说:“虎恶狼恶,没有饿恶。”我娘经历过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,过过“半年糠菜半年粮”的苦日子,为了填饱肚子,



四月情怀

■徐凡

四月
是一个深情的时节
清晨推开窗
空气中飘来丝丝清香
那是院内院外的槐花开放
没有恣意的张扬
只独立于属于它的角落
却用灿烂的花
给四月描了一个淡淡的妆

四月
是一个多情的时节
阳光温柔落在脸上
田间的风吹来土地的清香
我拾起被雨水打落的油菜花瓣
听到落花的低唱
——是被季节遗忘的无奈
还是花落成果转身的苍凉
花语太深奥
我又怎能明了她的欣喜和忧伤
就像她领悟不了我曾经的彷徨

我用四月的情怀
执笔拥抱遗落过往
告别昨天的浮躁和肤浅
淡看繁华,与昨天和解
与最真的自己轻唱
扛起铁锄,到田间与麦苗为伴
与草儿为舞,让心在广阔中释放
我亲吻着四月的阳光
拥抱脚下的大地
让情怀行走出春天的诗行